

曹华鹏 著

遍地杏黄

下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下卷

曹华鹏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第八章 对峙，或纷争

1

木琴再次病愈回村的时候，不是用推车推回的，而是坐了洋行驾驶的崭新汽车回来的。这样的情景，着实把杏花村人吓了个大跟头。村人一窝蜂地拥到振富家门前，对着这个大铁家伙惊叹不已。蓝汪汪的油彩，轰隆隆的马达声，高大的车头，庞大的货箱，如一具见所未见的天外来客，停驻在振富家门前，目空一切地傲视着周边低矮的院落，以及围拢得密不透风的村人。

振富家的院门大敞四晾着，院落里淌水般地进出着络绎不绝的人流。人们惊讶于振富家晴空霹雳般地掉下一个庞然大物的同时，更惊讶于这一家人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弄出了这么个惊天动地的举动。人们在强忍住嫉妒眼红得就要发疯发狂的心态，一个劲儿地追问，啥时弄的这景儿，怎样搞出来的？振富一家人要的就是这么个效果，当然不肯轻易示人。一家人一律抿紧了嘴唇，只以掩饰不住的笑意作答。振富还谦虚道：“没啥哦，就是洋行非要买来跑运输，也算是干正业的，想买就买呗。由着娃崽儿们闹腾去，老人只得帮衬支持呢。”他的话不能为村人解惑，反而增添了许多诡秘色彩。

其实，洋行买车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第一次跟随木琴外出联系杏果销售时，他就有了这样的模糊心思。那时，他也仅是在夜里睡不着觉时空想瞎琢磨，聊以自慰。真正有了具体想法，还是在去年冬天村里修路时，因了资金短缺工地被迫停工后，木琴和振富从银行里贷来了金贵的款子，他终于看到了一丝光亮，久藏心底的欲望顿时膨胀起来。当天晚上，洋行真正开始想入非非彻夜难眠了。他多次催促振富前去打探个人贷款的路子，自己没事就往山外跑，既联系贷款

事宜，又打探学车路径。在联系这些事的同时，他经常跑去找木琴，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她，让她帮着参谋拿主意。木琴当然支持他的大胆想法，又十分小心地呵护着洋行刚刚冒出来的自信与念想，对家人和外人一律守口如瓶。于是，在跑贷款和外出学车的大半年时间里，洋行终是脱离了茂响的纠缠与鼓动，还暗地做京儿和人民的工作，彻底疏远了茂响，叫他俩不再插手陷身于茂响与茂林之间狗咬狗般的争斗打闹事件里。车到手的那一天，洋行径直把车开进了县医院，让木琴先看看自己的心肝宝贝。木琴鼓励洋行要用心开车，好好做生意，最好能把全村人都带动起来，一齐到山外去寻活食，苦日子也就有了奔头。洋行回道：“我才不去管村里那些吃里爬外翻脸不认人的白眼狼呢！要是那些拥护你不给你使绊子的人，我倒还能考虑考虑。”洋行的话，说得木琴心下一酸，半晌儿没出声。

木琴第二次被茂生和京儿推出山外时，按茂生的想法，还是要到市医院去，再叫姚大夫给瞧病治病。木琴坚持不去，就到县医院里找姚金方看。她说：“我相信金方的技术，能治好我的病。再说市里那么远，家里的事情又照顾不上，不能因为这点小病就把家给撇了。”其实，她最放不下心的还是村里正愈演愈烈的上访争斗之事。茂生终是拗不过木琴，把她送进了县医院。他直接找姚金方，指名道姓地只叫他给看病。其实，木琴患的还是虚劳之症，病症本已被姚大夫医治得差不多了，但回村的一段日子里又受了新刺激，心情终日郁闷不堪，就要好将起来的身子骨再次被反复的病症压倒了，甚至比原先更为严重了。姚金方使出浑身解数，穷尽一身本事，请教过了爹，又通过杨梅请教市医学院里的专家教授，以中西医结合疗法，西药打针，中药温服，总算把顽固的急症化解了。木琴的身子骨一天强起一天，已能够独自下地四处活动了。她一直关注着村里上访事件的动向，只要村里有人来看望，说不上几句，她便问村里是否安顿了。来人在跨进病房之前就已得到了茂生和京儿的提醒，只准对木琴讲好话报平安，万不敢再让她费心劳神。于是，木琴听到的都是村里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安宁了，茂林和茂响也相安无事了，还准备过些日子来看她呐，只是一时抹不下脸面不好意思前来罢了。初时，木琴不相信俩人会这么轻易和好，渐渐地来人讲得多了，且都是一个口径，她也就将信将疑了，到最后竟真的相信了。她还叫村人给他俩捎话，不用来医院看了，忙好自家里的活计，等过些天自己也能出院回村了。因了心情好，病症也就痊愈得快。在开完县委常委会的那天下午，

杜县长和沈书记竟出人意料地结伴来到了医院，看望依然在医院里积极治疗中的木琴，这让木琴大感意外又受宠若惊。沈书记把近期杏花村里闹得不可开交的群众集体上访事件过程及处理结果简单地通报给了木琴，她才知道村人都在瞒哄着自己，且瞒得风不透水不漏的。好在事情真正有了了局，木琴总算长舒了一口气。她只是对处理结果中撤掉茂林职务一事心存不舍，说道：“茂林只是一时冲动，也没有啥大错。这么些年来，他干工作还是兢兢业业的，功劳不小呀。是不是处理得过重了，能不能保留他的职务，以观后效哦？”沈书记就笑木琴心太软了，说：“你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替他着想，我不怪你。我站在大局角度上考虑，就不能对他客气了。”杜县长也说：“考虑到一个村子的长远发展，这样的处理结果还是有利无害的，你就不要替他喊冤叫屈了。县常委会已经认可通过了这个结果，你就是想翻案也翻不了啦。”木琴绝没有想到，一个小山村的事件，竟然拿到了县最高会议上讨论通过，足见事件本身连带出的震动和影响。

洋行本想在买车的当天就把卡车开回村子，再使劲儿炫耀一番的，见到木琴后便临时变了卦。他说：“这车虽是我贷款买来的，也有你的一大半功劳呢。要不是你给我撑腰打气，我也没这个胆子呀。我要和你一起回村子，就让村里那些尖头怪们看看，究竟是谁在干正经事呐。”洋行在县医院里陪伴了两天后，木琴再也住不下了，坚持着出了院。姚金方见木琴的心情彻底好起来，身上的病症也医治得差不多了，不用再担心因了村里休养环境差而发生病情反复，便同意了。临走，姚金方又给木琴开了个药方，名为《十全大补汤》，说要随时温服，可补气血，坚持服完药，病症也就全好了。茂生千恩万谢后，搀扶着木琴坐上洋行的新车，一行几人就这么风风光光地回到了村子。

当晚，洋行叫娘豁牙子杀了只老母鸡，炖了一大锅鸡汤盛在大瓦盆里，叫柱儿相帮着抬到了木琴家。茂生见了很是不安，说：“还是能下蛋的鸡，多破费可惜呀。”木琴也是不乐意。洋行说：“我也不是专为你炖的，就是想来搭个伙，叫几个人替我庆祝一下。”他还叫柱儿去把人民、夏至和公章喊来，一块儿喝杯喜庆酒。木琴说道：“要喝喜庆酒也得在你家里，叫振富叔操办呀，在这里算咋回事嘛。”洋行回道：“这酒就得在你这儿喝呢，要不是你给相帮着做主，我哪会到了今天呀？”洋行的话，说得木琴大为感动。她连道：“也好，也好，就叫你哥再炒几个菜，把你们一小帮人叫在一起互相启发启发。今后你

们都得选个落脚的营生，好一起帮衬着干起来。”茂生一头拱进了锅屋，手忙脚乱地炒了几个家常小菜，悉数端上了堂屋里的八仙桌上。他又把自家酿制出的黄酒拿了出来，给每人倒上一大碗，说：“今黑儿，咱爷们就敞开了喝，谁也不准捣鬼耍赖哦。”柱儿愁道：“大爷，你还是杀了我算咧，这么一大碗酒，够我喝十天的。”夏至跟道：“叫你没见面的媳妇伺候呗。”公章嬉笑道：“谁知他媳妇现今儿躲在哪儿呀？兴许还在哪个老丈人家里吃奶耍呢。”京儿倒显得挺公道，说：“就叫柱儿喝半碗酒吧，剩下的，谁酒量大就叫谁替喝。”人民起哄道：“不行！今儿高兴，洋行的车买回哩，嫂子的病好了，村里也安顿了，是名副其实的庆贺酒，就是醉死也得喝呢。谁不喝，就卡脖灌进谁的脖颈子里。”夏至和公章更是起哄损柱儿，说：“这么大个人了，都到了娶媳妇生娃崽儿的年纪了，咋还装娇充嫩的，啥时能长大地。”这种拿腔拿调的教训口吻，惹得满屋子人哄堂大笑，都嫌他俩充蒜装大，人模狗样起来了。

席间，几个崽子很是羡慕洋行，说他找到发家门路了，自己啥时才能摸到路径哦。谈论到这里，崽子们便现出各种各样的表情来，嫉妒者有之，垂涎者有之，愁苦者也有之。洋行就嘲笑他们愚钝，说：“现成的师傅就在眼前，你们不去磕头跪求，倒来眼热我这点儿营生，都愚死算了。”崽子们就齐齐追问道，谁是师傅哦？洋行回道：“就是嫂子呗，我的车要不是嫂子给我做主打气，哪就会飞到手里呀。”众崽子便一齐朝向了木琴，有央求的，有耍浑的，更有讲好话的，七嘴八舌地求木琴给自己出个抓钱的主意。木琴就笑，说：“我又不是财神爷，哪有那么多现成的银子给你们，还是得自己想法子去。”茂生也道：“想指望她，我家现今儿还能住在这么个破屋子里头么，不早就翻盖上新屋住上楼房了呀。”洋行说：“也不能这么讲，给出个金点子，比给一块金砖要强千百倍呐。金砖使完就没了，金点子可够赚来花不完的钱呢。”木琴就夸洋行好动脑子，叫其他几个人都要跟他学习。几个崽子已不是当年人事不懂就知道横冲直撞的野小子了，都有了自己的主见和思想。木琴知道，不能再拿他们当吃屎娃娃了。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段纷扰的时日里，特别是躺在医院里这些天，木琴开始冷静地重新审视杏花村，审视村里各色人等，以及围绕着这些人发生的前后故事。渐渐地，她看透了其中隐藏的端倪。以酸杏、振富为代表的老一辈人已不能够主宰杏花村未来命运了，不久的将来就要自然而然地退出杏花村的舞台。以茂林为代表的一群中年人又似乎担当不起掌握杏花村发展方向的重任，

从他们现有的心思和气魄上来衡量，似乎总不能让人放心，确切地讲，是不能够叫她放下心来。那么，真正能够挑起杏花村未来大梁的，就只有依靠年轻人了。常言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这既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又为洋行等人目前的思想和行动所证实。他们有热情，有活力，敢冒险，敢闯荡。因为年轻，他们有资本，不怕输；又因为年轻，他们有思想，能跟上时代潮流的节拍，不会落伍掉队。趁着高兴，木琴把南京之行讲了一遍。她说：“等过几天身子骨复原了，就抓紧跟南京碱厂长联系办厂的事，到时，少不了叫你们这些人当主力挑大梁呢。”几个人当然高兴，就大口地喝酒夹菜吆喝。他们还瞪圆了眼珠子监督着谁喝酒耍赖，一旦逮住，便不分青红皂白地硬硬罚上杯。柱儿被硬生生地多灌了几回，脸上红得像涂抹了厚厚一层胭脂，红中泛着紫气。要不是木琴劝说，茂生阻拦，他恐怕早就醉死在饭桌旁了。

柱儿果真酒量不济，喝着喝着，到底是醉了，竟然当着满桌子人大哭起来，好像心里有无数委屈与苦楚，嘴里咿咿呀呀地讲说个不停，却又没人能听清他在讲说什么。茂生挖挲着两手急道：“这是咋讲，这是咋讲哦，好好的，哭啥哩？”几个崽子也愣住了，不知如何是好。木琴说：“你们喝吧，也都悠着点儿，别真的喝醉了。我得跟柱儿到锅屋里说说话。他的心思，我懂。”说罢，木琴拖着尚还虚弱的身子，拉着柱儿一起进了锅屋里。

坐进锅屋好半天，柱儿终于止住了哭声，但还在狠劲儿地抽咽着，一时半刻安静不下来。直到洋行们喝过酒吃过饭，东倒西歪地出了院门，柱儿才算泄了酒劲儿。他软软地斜靠在土炕沿上，却没有吐酒。茂生又进到锅屋里忙忙活活地给柱儿做了个鸡蛋汤，硬让他喝下了一碗，又让柱儿勉强吃下一块馒头，才算放下心来。木琴说：“我知你的心思，心里有啥苦，有啥委屈，就跟大娘讲吧，大娘给你做主。”柱儿哽咽道：“没啥哦，我就是想哭，哭过了也就痛快了，也就好了呀。”木琴拍着柱儿的肩膀道：“你在说假话给我听呢，你肯定是在愁苦今后自己的日子怎么过吧。”柱儿再一次哭起来，豆大的泪珠子纷纷滚淌下来，挂在清瘦的脸颊上。他也不擦掉，任凭它那么湿漉漉地挂着。木琴把毛巾递到他的手里，让他擦把脸上的泪珠。柱儿一下抓住木琴的手，低低地说道：“大娘，我想爹哦！”就这一句话，说得木琴鼻子一酸，眼眶里闪烁着流动欲滴的泪花，在昏黄的煤油灯光映照下晶莹透亮。木琴拍拍他的头道：“好孩子，大娘知道呀。你的难处，你心里的苦处，大娘都知呀。你也长大了，凡

事都要想开了些，今后的路还长着呐，要好好走自己的路。这么些人都看护着你，都疼你，没人嫌你，更没人不管你呀。”柱儿回道：“我知哦，大娘从没嫌弃过我，可我也不能一辈子叫你们惦记呀。我也想单独去闯闯，难哦，没地儿闯呀。”说罢，又有串串的泪滴滚淌在脸面上。木琴安慰道：“别担心，等过些日子，我替你想办法。咱柱儿从小就懂事，打记事起就手脚勤快，能吃苦能耐劳，哪就会没有了出路呐，大娘不信。”木琴的话让柱儿放下心来，甚至还破涕为笑了。他不好意思地擦着被泪痕弄脏了的花脸，说：“我信着大娘的话了，你叫我咋样干，我就咋样干。要是哪天我食言了，就不得好死！”木琴气道：“咋说起这样的浑话了？今后再不准这样讲说，要是再叫我听见，我可是不依你。”

让京儿把柱儿送走后，木琴一直不大开心，独自一个人闷闷地想心事。茂生招呼她上床睡觉，她还是坐在八仙桌旁发愣发呆。茂生害怕她的病症又犯了，赶紧把她硬硬拽上了床。此时，夜已深了。喧闹了一天的山村似乎也疲乏了，早已沉浸在静谧的夜色里，随了轻微的山风松涛谱就的曲调安然入睡。在经过了洋行引发的震撼与惊叹后，村人们也都心神倦怠，随山村一齐进入了梦乡。偶尔有几声犬吠，几声老人的咳嗽声隐隐传出，让尚未睡熟的村人记得，山中的日月还在继续转着，还有那么多的喜怒哀乐纠缠着自己，还有那么多或顺意或焦心的事体等待着自己去应对。这么想着，便强迫自己赶紧睡去，不敢耽误了明天的农活。

柱儿睁开眼睛的时候，强烈的阳光早已穿过花格窗棂，斜斜地射进了屋子，在凸凹不平的地上画出了几个方块光团，直刺人的眼睛。柱儿刚睁开眼，立时又眯缝上眼帘，以减弱光团映射过来的强烈视觉刺激。柱儿又躺了一小会儿，待眼睛渐渐适应了光亮的环境才慢慢地爬起身来，懒懒地穿衣穿鞋。昨晚的酒喝多了，至今浑身酸懒，脑仁儿炸裂般地疼，脑袋里也如搅满了豆浆一般茫然一片。昨晚发生了什么事，又是怎样喝的酒，喝了多少，他的记忆里仅剩了一些怎么也接续不上的碎片，断断续续的，理不清一个完整的过程。就连酒场是啥时散场的，人们又是怎样走的，他都记不起来了。只有一点他记得非常清晰，就是木琴曾跟他讲说过许多话，还答应替他琢磨下一步的生活路子。具体的原话，他早已忘记，话里的意思却清晰地印在了他的脑里。穿好衣服后，他又愣愣地坐了半天，肚子也“咕咕”地叫了几声，随后就有急迫的食欲涌上了全身，胃里空荡荡的，像只干瘪了的气囊一样收缩又扩张。有虚汗被强劲的伸缩力挤

压出来，把油腻味极浓的衣裤粘贴在了瘦削的身子上，燥热一阵儿又寒凉一阵儿，让他很不舒服。他不想回家找饭吃，确切地说，是不想回家见到茂响的身影和嘴脸。自从茂响与满月结合成家后，他便有意无意地疏远了这个家，疏远了视自己为性命的亲娘。酸杏讲说的道理，茂响许下的承诺，似乎并没有按照当初每个人的意愿发展。茂响只顾了跟娘和好过日子，并没有把他当一回事。特别是前段时间，茂响如疯狗般地与茂林争强斗狠，完全暴露出了一副凶、狠、硬的吓人架势来，让柱儿原本单纯脆弱的心里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失去了往日浑然不觉的安全感。这个时候，他突然十分强烈地想念起亲爹喜桂来。洋行什么时候起床走人的，他一概不知。想来，洋行一大早就开着新买来的汽车出去了。一想到洋行的汽车，他心里又有一种茫然失落的感觉，不知自己今后的生活根基在哪里，又该如何应对现在这种无着无落无依无靠的日子。

正出神的时候，满月进了屋子。她看见柱儿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一迭声地问柱儿：“咋的了，咋不回家吃早饭，是病了么？”柱儿没情没绪地瓮声回道：“没呀，昨晚在茂生大爷家喝酒喝多哩，不觉饿。”满月拽他道：“家去吧，好歹也要吃上一点儿呀。你茂响叔也在家里等你呢，有话要问。”柱儿犹豫了片刻，很无奈地跟满月回到了家中。

茂响坐在锅屋里的饭桌前喝茶吸烟。他从不像村里那些男人一样见天儿叼着个旱烟袋，而是喜欢吸纸烟。刚开始的时候，他吸从山外商店里买来的三毛九一盒的“蓝金鹿”，后来实在吸不起了，就四处寻找废旧的纸张卷旱烟叶吸。待家里的废纸搜寻尽了，他就等钟儿和杏仔星期天回家时，要他们用完的作业本子卷烟叶。这种习惯，使他在村中公共场合里和其他男人面前，便显得与众不同。见柱儿娘俩进到锅屋，茂响热热地招呼柱儿赶紧吃早饭。他还关切地问道：“咋来得这样晚哦，饭都凉咧，热热再吃。”满月一边麻利地给柱儿温早饭，一边回道：“昨晚，柱儿到哥嫂家喝酒，想是喝大了，至今还难受呢。”茂响欣赏道：“在他那儿喝酒，就要跟在自家一般无二才对。遇到啥饭就吃，遇到酒场就陪喝，这样才不生分呢。”又问柱儿道：“都跟谁喝酒哦，把你喝成这样子，今后要小心呢，不知自己酒量小嘛。”柱儿老实地回道：“是洋行起的头儿，要在他家喝喜庆酒的。”茂响似乎就在等他这句话呐。他随意地问道：

“你没听说洋行是咋买来的车么，这么神不知鬼不觉的。我也有心替你打算打算，要是能打探出个路子，咱也买辆车去跑运输。你的小日子红火起来，你娘

的下半生也就有了指望。”满月高兴地道：“是哦，是哦，要是咱也能搞点营生挣点活钱的话，啥事都不用犯愁咧。”柱儿心里却“咯噔”了一下，想不到茂响竟然破天荒地说出要替自己设身处地思谋活路了。他想也没想地遮掩道：

“我也不知哦，他从不对我讲，只是一个人早出晚归地四处忙活，想是振富爷给拿的主意出的路子吧。”茂响略显失望，也失去了继续跟柱儿谈话的兴趣。他只身出了锅屋，步出了院落。满月一边给柱儿端饭，一边唠叨道：“抽空儿跟洋行好好唠唠，打探明白了就回来讲。叫你叔也给你想法跑跑门路，弄出个营生来做。挣些钱来，赶快给你娶房媳妇，我也就放心了。”柱儿不愿跟娘讲。他胡乱地扒拉了一碗稀饭，塞进肚子里一张煎饼，便起身拍屁股走人。

来到街上，他不知自己要到哪儿去。其实，也没有地方可去。他想回洋行屋子里，还没走到门口，就碰见人民急匆匆地迎面赶来。柱儿老远地喊人民说：“昨晚让你给灌醉了，正要找你算账呢，你就撞来了，想咋办吧。”人民嬉笑道：“怨谁哦，要怨就怨你自个儿呗。米粒大的一点儿酒量，还敢捣鬼耍滑，不治你治谁呀。要不是木琴嫂子护着你，恐怕当场就要放倒你呢。”柱儿道：“你欺负人呢。我要跟爷告你的黑状子，说你见天儿整治我，叫他替我出气。”人民脚下不停地回道：“现今儿，我爹正高兴得阳间事一概不问呢，找他也没用。”柱儿追问道：“咋啦，你家又有了喜事么？”人民已经走过去了，又转身回道：“是哩，劳动来信了。我刚从木琴嫂子那儿拿回来的，说劳动在青岛提了干，现今儿成了正经的海军军官了。秋分也在石家庄当了志愿兵。俩人约好了，今年回家探亲过年呢。我这就是去给秋分家送信的，叫他一家人也高兴高兴。”说罢，他转身一溜儿小跑地去了。柱儿愣怔了一小会儿，说不出心里是啥滋味，既有替劳动和秋分高兴的意思，也有因自己一事无成而失落的成分在里面。他忽地想起，昨晚木琴曾跟他谈说过要替自己琢磨一条过生活的路子。犹豫再三，他还是忍不住朝木琴家一步步挪去。他现在急切地想知道，木琴要给自己琢磨出个啥样的路子来，能不能行得通。

木琴已经在家中躺不住了，正尝试着下到屋地上慢慢走动，想尽快恢复身体。她的身子骨依然虚弱，没走多大一小会便气喘吁吁地靠在了床沿上，额头上也渗出了一层细密的虚汗来。茂生像监工似的坐在八仙桌旁，一个劲儿地劝说她不用着急，慢慢来。木琴不听，休息了一会儿又开始活动起来。看到木琴在反复不停地折腾自己，茂生由疼变急，由急变气，由气变火，劝说的声音也

便由轻到重，由低到高，到了后来竟然如呵斥娃崽儿们似的敞开了嗓门吼了起来。他大声地指责木琴不听劝说，要是再累出了毛病，还要拖累得全家人跟着受累担惊呢。俩人正这么闹着，柱儿进了院子。他以为俩人在吵架，便停住了步子，不敢冒冒失失进屋子。犹豫了片刻，也不知退出院子好，还是不退出的好。茂生欠身瞥见院中进退不得的柱儿，忙招呼他进屋。他说道：“今早儿你大娘还惦记你呢，不知咋样了，叫我过一会儿去看看你。”柱儿进了屋子，回道：“没啥呀，就是出尽了洋相儿，惹他们笑话哩。刚刚碰见了人民，还在笑话昨晚醉酒的事呢。”木琴笑道：“别听他们的，人分高矮胖瘦，酒分大小量尺，都一个酒量的话，都拿酒当水喝好了。”柱儿心里有事，又不知如何开口才好。他言辞举止间就显得局促不自然，一副吞吞吐吐欲说又止的样子。木琴大概猜透了柱儿的心事，问道：“有啥事么，痛快地讲，别总是憋屈在自己肚子里，惹你大娘不高兴。”柱儿憨憨地笑笑，嘴唇嚅动了几下，还是说不出来。木琴笑道：“你不讲，我也能猜得到。是不是想来问昨晚答应替你琢磨生活路子的事呀？”柱儿立时羞红了脸面，单薄的身子扭动了几下，算是默认了。木琴说：“昨晚，我半宿没睡着，就是替你琢磨这事的。想来想去，觉得你现今儿不能等靠得时间太长了，得立马盘出个生意来，赶快安顿下着落才好。要我看，你就在咱村里搞起个小卖店吧。村里至今还没个买卖的地场，弄点油盐酱醋的，都得候到镇上逢集时才能出山买来，费工夫不说，也不方便。等你搞起这个门面来，除了出山进些日常货物，还可以收购一些土特产出山去卖。咱村有千把口子人的日用消费，想来生意不会错的，也担不了多大的风险，正适合你来做。”柱儿的小眼睛顿时放出了光彩，也只是一小霎霎儿便又黯淡下来。他低声道：“好是好，就是没有地场开门面，也没有钱进货呀。再说，我从没干过这样倒买倒卖的营生，怕撑不起这个摊子。”木琴鼓励道：“我不是讲过嘛，要跟洋行学，就学他的闯劲儿。你不去闯闯，咋就知自己不行？关键是自己要有信心，还要掌握个公平尺度。有啥麻缠事，我给你撑着，没事呀。这门面的事和先期资金的事，我也替你考虑好了。振书叔家有栋闲宅，借住给了人民结婚用的，现今儿人民自己也盖了新屋搬出去住了，这宅子还闲着，至今没用呐。我出面替你盘下来，买也行，借也好，租也成，就在那儿开卖店。这店面临靠着大街，顶好的一个地势，不用就浪费了。钱的事，我得跟你家里人商量商量，先叫你茂响叔拿出点儿来，各家再帮着凑凑也就够了。进货的渠道，我通过镇里的熟人帮你联系，

再叫你四方叔和银行叔帮衬着，也就不愁了。”木琴轻轻松松地说出了一大堆话，好像这开店的大事就如小菜一碟，已经热气腾腾地端在了柱儿眼前。柱儿忽地一阵感动，眼里扑簌着一团泪花。他诺诺地回道：“大娘，就听你的，就听你的。你说咋样做，我就咋样做哦。”茂生一直没有吱声。直到柱儿走了，他才对木琴说道：“你有这样的好想法，咋不早讲呐。要是叫咱京儿也干这营生，就不用叫娃崽儿日夜焦心，找不到活路哩。”木琴就笑他小心眼儿，说：“柱儿这孩子身世苦，又单薄无助的，得赶紧安顿下他，积攒下俩钱成个家业才是顶要紧的。他可是最急的，等米下锅呐，这样也省了满月和茂响的心事了。京儿不用愁的，还有那么多的大事等着他甩膀子去干呐。就怕他本事小了，承接不了啊。”茂生不乐地回道：“还能有啥大事嘛，不看他见天儿逮兔子套狼地满世界瞎折腾么，连点收入都没有。”木琴道：“过两天我就去邮局，给南京挂电话，叫臧厂长派人来考察联合办厂的事。这事要是成了，用的人就多，恐怕全村人上阵也不够呢。”木琴的话，听得茂生渐渐有了喜色。他不再因柱儿开店的事揪心烦恼，甚至盼着木琴快点好起来，巴不得现在就去打电话，立马就把臧厂长拽来安厂子。

接下来的几天，木琴在家里召集村干部开了两次会，主要是对还没来得及通报的南京之行意欲联合办厂的事进行商讨。商量来商量去，多数人都觉得这是个大好事，咱有杏林，南京有技术有销路，还愁杏果的销售吗？关于建厂的资金问题，也商量出了一个大致思路，就是走集资入股分红的路子，要是还凑不足的话，就轻车熟路地走贷款的路径。振富一下子看到了其中蕴藏着的商机，便极力鼓动那些心存顾虑的人同意这个方案。他说：“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美事。甭顾虑修路时的集资至今没还清，只要有了这么个厂子，不出一年就能连本带息地把集资全退回到各家各户。到时，就等着沾着唾沫星子点票子吧！”有了他的鼓动和劝说，村两委会议顺利地通过了这个方案。木琴没想到事情办得这么顺利，久违了的好心情又回到了身上。她拍板道：“咱就这么定下了！我明儿就去跟臧厂长联系，叫他尽快来人考察，赶在开春前把厂子建起来，也误不了明年杏果下树的时辰。”

当晚，再次燃起了信心和热情的木琴来到酸杏家。她先把准备跟南京联合办厂的事讲说了一遍，又把柱儿要开店的事说了，征求他的意见和看法。毕竟柱儿是贺家的人，而酸杏又是贺姓人家的掌舵人。至于茂响和满月两口子，木

琴并不担心他们会阻拦，甚至还要逼迫茂响为柱儿吐血出力呐。酸杏当然同意。他高兴地说道：“钱的事，茂响不愿出的话，我就替他出大头儿。要是还不够的话，我出面替他筹借，不用你劳神哦。你只管一门心思地搞办厂的大事，我支持呢。”他又说道：“振书那边，也不用你出面。我这就去跟他商议，借用不如租用，屋钱两清，也省得日后再生出啥麻缠事来。”

木琴感到了一身轻松，似乎身上的病症完全好了，久已不再的机敏和活力统统复活，再次激荡在她的肢体脑海里。

2

杏花村已经步入了一九八五年的冬季。

这个季节，应该是寒风呼啸漫天飞雪的银白时光。今年的冬雪却姗姗来迟，在接近小寒的时节才开始稀稀落落地降下了一些雪来，却不大，薄薄的一层，仅仅将地表覆盖住。沟畔高坎间，就有黑黢黢的冻土裸露出来，与四周山坡上獠牙利齿的灰白色山岩遥相对望，似在嘲弄着愈来愈暖和了的冬季，嗤笑它早已失去了往年的凛冽和严寒。连漫山遍野的树木枯草也如剥净了衣衫的人儿，赤身裸体地站立在朗朗晴光之下，羞涩地来回摆动着光滑的身子，慌乱地遮掩着与时节不相协调的隐秘羞处，却偏偏就遮不严掩不住，无奈地让这些冻土、山石们敞开了胸怀，尽情地嘲弄着，嗤笑着。

就在这么个景致里，杏花村迎进了一辆稀罕的白色“上海”牌小轿车，木琴家也终于等来了一位稀罕的尊贵客人。

木老爷子在村口就下了车。他细细打量着四周高峻绵延的群山，以及眼前这个松散不整的小山村，难以想象自己的宝贝女儿竟然会在这么个山旮旯里度过了十六年的青春时光。到底是什么样的勇气和力量驱使她心安理得地居住下来，又是什么样的信念和魔力让她回绝了家人好意的劝说和挽留，毅然决然地再次踏进了这个山窝窝里，木老爷子不敢多想，也想象不出来。要是让自己在这里生活上一年半载的，会不会愿意继续待下去，都说不准呢。他裹了裹身上的黑呢子大衣，拄着手中乌亮的手杖向村里行去。白色“上海”牌小轿车便跟在他身后，随着他的前行慢慢地向村中滑去。

刚进村子，就看见一个人在低矮的猪栏里起粪。虽有寒风不时地袭来，他

却衣着单薄，脑门儿上挂着一层热汗，是茂林。木老爷子礼貌地打招呼，询问木琴家的居处。茂林抬头见到这么一位衣着高贵气度不凡的老人，先自吃了一惊。他忙问：“是哪家的客呀？”木老爷子又重复了一遍。茂林已经听说了村里要跟南京联合办厂的事，猜测他肯定是前来洽谈业务的人。茂林稍微犹豫了一下，还是放下铁锨说道：“不远呀，就在后面住着，我带你去吧。”在茂林的引领下，木老爷子与身后的轿车来到了木琴的家门口。金叶正坐在大门口一个人玩耍着，见到有生人来到门前，便抿紧了小嘴，好奇地町看着。茂林叫她家去跟奶奶说，有贵客来哩。金叶刚要往门里跑，正巧茂生走出了院门。一看见木老爷子站在自家门前，茂生大喜过望。他一时激动着急，竟然不知说啥好了，只是一个劲儿地“呵呵”憨笑。金叶早已跑进了院子，带着童音一迭声地喊道：“奶奶，奶奶，来客哩，家里来客啦！”木琴赶出院门的时候，茂生和茂林正从车里往外拿东西，木老爷子站在一旁东瞅西望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和景色。木琴见到了父亲，自是欣喜。茂林似乎怕见到木琴。一见她出了院门，他立时低下头，把几个包裹小心地堆放在门沿旁，就要转身溜走。木琴眼尖，瞥见了要走的茂林，就喊他一起来家喝茶。茂生也往家里谦让，叫他进来坐坐。茂林回道：“不哩，不哩，你们有话唠，我也正忙着起粪呐，改日吧。”说罢，慌慌张张地走了。

进到家里，木琴问父亲怎么是自己一个人来了呢？木老爷子一把揽过围着自己乱转乱瞅的金叶，狠狠地亲上一口，又把她搂在怀里，才回道：“臧厂长很重视跟你们的合作，特意派来了一位副厂长和一名工程师。他们说天色已晚，又怕打搅了我们父女爷孙见面，就先在镇上的供销社饭店住下了，明天再来正式考察。”木琴很是不安，说：“这不是慢待客人了么？不行，我得赶去陪陪他们。”木老爷子摆手道：“没事的，他们心意诚恳，要是拂了他们的一片好意，反而不是美事了。你只在村里迎接他们就行了，他们也不太看重这些琐碎的礼节俗套。”说罢，木老爷子把司机打发回去，叫他明天一早儿把俩人直接拉来就行了。

木老爷子对山里人家的所有物件摆设都很好奇，屋里院内地仔细探看。甚至，他对锅屋里的土炕也发生了兴趣，一直在琢磨，这大冷的天气，炕面上怎会是热的。在茂生详细地解说下，木老爷子才弄明白，原来这土炕与锅灶是相通的，一日三餐地生火烧饭，烟火均从炕洞穿过，土炕自然就整日整夜地烫热。若是三九严寒，睡觉前再加一把柴草，炕面便一直滚热到天明，屋内也温暖如春。

一旦到了冬季，家家的老人幼娃便悉数搬到土炕上蜗居睡觉，异常地舒坦适宜。木老爷子直夸山里人聪明，有生活智慧，小看不得。

早在给南京臧厂长挂电话的同时，木琴也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说已与臧厂长联系过了，答应过些日子就来杏花村考察项目，若是父母亲想来看看的话，就随车同行。回到家里，木琴跟茂生说起老父亲要来，把茂生急得够呛。茂生说：

“这咋办哦，爹要来，连个住的地场都没有。屋里又冷，他在城里用惯了暖气，怎能受得住咱这儿里里外外的清冷风寒呀？”木琴没当一回事，说就在锅屋里住好了，又不是长久住下来，只是几天的工夫，将就将就吧。经过前次的南京之行，茂生已经把木老爷子当做了亲生父亲一般待，甚至对他的好感超过了早已不在人世的亲生父亲。他怎会忍心叫木老爷子住在乱如猪窝的锅屋里呢？他立即行动起来，把锅屋里的墙面重新泥抹了一遍，还弄来石灰水细细地粉刷一新。他又极为罕见地给锅屋吊了顶棚，锅灶重新盘过，土炕重新修过，又到镇子上买来花纸和亮油，把炕面糊成了花面，上了好几遍亮油。锅屋里的所有零碎物件全部被收拾出去，连柴草也不留，全归整到院子里，锅屋里只剩了必备的生活用具。他又挖来封冻如铁的黄泥头儿，烤软后夯平了原本凸凹不平的屋地。门窗也重新修钉过，涂了蓝汪汪的油漆。至此，整个锅屋大放异彩，不像是烧火做饭的地场，倒像是一间山里人家高等的新婚洞房。钟儿和杏仔回家过星期天时，几次要赖在锅屋里过夜，都被茂生轰了出来。他说：“你姥爷住过后，才能轮到你俩呢。他一天不来，谁都不准进到里面胡糟蹋。弄脏弄乱了，还得费劲儿收拾。”吃饭时，茂生也不准全家人在锅屋里吃，全挪到清冷的堂屋里。木琴就嫌茂生太小气了，眼瞅着舒服的地方不用，却一家人没事找罪受，到底是人敬着锅屋，还是锅屋为人服务呀？茂生充耳不闻，依然固执地坚持己见，绝不退让半步。

茂生在院子里忙活着杀鸡摘菜，准备晚饭。木琴一边烧水，一边陪着木老爷子拉家常。这时，京儿带着钟儿和杏仔吵吵嚷嚷地拥进了院落。今天恰好是星期六，钟儿和杏仔回家过星期天。一群学生崽子在回村路上，见到一辆崭新的白色小车开了过去。崽子们都没有见过这种奇形怪状的车子，便胡猜了一路，到底也没有说准这究竟是个什么汽车。在村口，赶上了到镇医院看望叶儿后也往家里赶的京儿，俩人就像喜鹊似的讲说给京儿听，让他猜猜是个什么车子。京儿早在第一次进市里卖杏时就见过的，而且也在半路上见到了这辆开得飞快

的小车。他就告诉俩人说，是轿车。钟儿不信，说是个客车，只能坐人，不能拉东西。杏仔说是卧车，那么矮的车身，人在里面哪能坐得住，恐怕只能躺在车里才行呐。俩人互不服气，相互指责对方瞎编乱猜，就这么一路吵吵嚷嚷地进到了院子。见到茂生正在热气腾腾地烫鸡剖膛，杏仔和钟儿还以为他是在忙活着招待他俩的，便齐齐地围在茂生的身边打转转儿。俩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是鸡腿好吃还是鸡脯肉好吃，是鸡肝粘牙还是鸡血粘牙。茂生擦擦手，说：“快进锅屋去，见见你姥爷。”俩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茂生一股脑儿地推进了暖和的屋子里。

木老爷子正怀抱着金叶，一边给她剥着水果皮，一边跟木琴说着知心话。猛然间，见锅屋里拥进了几个毛头小子，立时把屋子塞得满满的，只见人影晃动，到处都是手脚脸面，弄得他眼花缭乱。茂生笑着道：“爹，这都是你的外甥呢。”说着，他就一一指给木老爷子看，还叫娃崽儿们喊姥爷。木老爷子眉开眼笑，捋捋这个，拍拍那个，喜欢得了不得。他从包裹里拿出一大堆衣服，每人一套，讲明了都是哪个舅哪个姨给买的，让他们试试大小可否合身，又拿出一大堆花花绿绿的糖果点心叫娃崽儿们品尝。小小的锅屋里顿时像开了一锅沸水，惊叫的，蹦跳的，比试的，各种声音顶出了小屋，萦绕在山村院落里。

木琴止住欣喜欲狂的崽子们，叫京儿去把亲家酸杏请来，叫钟儿去喊振富和胡老师，杏仔去喊振书和酸枣，叫他们一起来陪老爷子坐坐，说说话，喝顿暖酒。茂生嘱咐道：“顺带着也把你茂林叔叫来吧，你姥爷来时，还是他帮着引领来的，到了门口也没能进家来坐坐。”木琴说：“要这样的话，就先别喊茂响了，等过天再说。”京儿俩人一溜烟儿地跑了出去。

此时，茂生家的小院里热气蒸腾，开始飘散出浓浓的菜香。一年中，只有过年时节才能有的祥和热闹气氛，渐渐罩满了茂生家的农户小院。

当晚的席面上，气氛虽是情深意浓，热烈得紧，舒心得很，木琴还是发觉自己犯了一个大大的错误，不应该把酸杏、振富和振书俩人叫到一起吃酒。在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有些后悔。按木琴的本意，老爷子千里遥远地来一次山里，应该叫村里有些辈分的人来陪陪。他们年纪相仿，生活阅历又各不相同，既是出于对老人们的尊重，又可以满足父亲对山里人生活的好奇心，还能拉近村内各方代表人物的感情，一举多得。事后，她发觉自己的这个想法不仅愚蠢，也愈加暴露出村内各方势力之间日益加深了的矛盾隔阂。

酸杏等人到齐的时候，茂林还是没有露面。茂生就叫钟儿再去跑一趟。钟儿回来讲，茂林叔说家里有事，脱不得身，不能前来了，还顺便让他带来一坛子自家酿制的老黄酒叫老爷子品尝，改日他再来陪老爷子吃酒说话。茂生有些过意不去，还想亲自去喊他，被振富拦住了。振富说：“茂林是觉得没脸面来呢。不来也就罢了，一来就要搅和事体。”振书回道：“也不能这样讲哦，茂林毕竟年轻了点儿，脑壳儿一时发热才弄出这些事体。人还是不错的，没啥坏心眼子。”振富还要接话，被酸杏阻住了。酸杏斟酌着说道：“不来就不来吧，想是家里真的有事呢。听说他家的老母猪就要下崽儿哩，脱不得身也是有的。”总算把这个话头儿截下了。众人都陪着木老爷子拉扯一些村中的历史，以及村内的逸闻趣事，场面才渐渐热闹起来。

初时，因了木老爷子对山村旧事以及木琴来村居住经历的关注和好奇，引得众人热热地讲说着这一段那一块的往事。每个人都心情顺畅，兴致盎然。渐渐地，随了几碗热酒下肚，酒劲儿上涌，脑子便活络起来，嘴巴也把不住门了，话题被慢慢引领到眼面前的一些杂务事上来。先是酸杏借着酒劲儿，把柱儿要开门头办商店的事说了。他告诉木琴道：“资金已给筹得差不多了，振书哥也愿意帮忙让出那间闲宅，算是租用的，一年一结账，紧紧手的话，年前店面就可以开业了。”木琴还问道：“茂响肯出钱了么？我跟他讲过了，开始不大情愿，后来还是应下了。”酸杏笑道：“出哩，占了资金的一小半，也足够呀。”他俩的对话，把振富弄愣了。他的小眼睛一个劲儿地眨巴着，一心想插句言，最终还是忍住了。他天边儿里没想到，自己思谋了好几年的美事，竟然被木琴和酸杏不声不响地合伙推让给了柱儿，而且振书也抢先插手了此事。他心下很是不舒服，也不好当面表现出来。他随和着众人，大大地渲染了一番柱儿的不幸身世和度日的艰难，说：“这样的好事就得让给柱儿呢。咱不齐心协力地帮衬他拉扯他，还能等谁人上阵哦。”他还当场表示，就叫银行在供销社多帮衬着柱儿，一有个紧俏货物便宜商品什么的，就先尽柱儿拿，不能便宜了别人。好像银行在供销社里是个什么大官，权力有多大似的。振富的话，分明是话里有音。银行和四方共同承包了供销社饭店，至今已一年有余。俩人齐心协力地操办着饭店，早已使店里的经营大有起色。俩人还计划着再怎样扩展经营项目，拼命地往大里发展。平日里，村人提说此事，都把二人相提并论，就如同说书人在讲说杨家将时，顺口就是孟良焦赞，从没有个你前我后你高我低之分。但是，